

「乡愁城市」丛书 丛书主编·薛冰

格致南京

薛冰◎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
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

乡 愁 城 市
薛 冰 主 编

格 致 南 京

薛 冰 著

东南大学出版社
·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格致南京 / 薛冰著. —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
2017.7

(乡愁城市 / 薛冰主编)

ISBN 978-7-5641-7236-7

I. ①格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城市文化—文化史—南
京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95.3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31862 号

格致南京

著 者: 薛 冰

责任编辑: 许 进

出 版 人: 江建中

出版发行: 东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: 210096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南京玉河印刷厂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1.5

字 数: 182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641-7236-7

定 价: 48.00 元

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。

电话: 025-83791830

目 录

引言 | 1

秦淮河的历史变迁 | 5

桃叶渡的风波 | 5

史前时期的秦淮河 | 7

越城、金陵邑与秦淮河 | 10

秦淮河之名始于唐代 | 12

六朝秦淮波涛汹涌 | 14

北宋以后水枯河窄 | 17

运渎、潮沟和青溪 | 20

潮沟与城北堑 | 22

阊阖门外太子西池 | 24

运渎六桥辨析 | 27

青溪七桥见曲折 | 30

秦淮中支的形成和影响 | 33

二十四航与四航 | 37

陈作霖的两个误判 | 37

大市桥、禅灵渚渡和建初寺 | 40

试析二十四航 | 43

秦淮四航细探 | 46

“二水中分白鹭洲” | 51

白鹭洲和蔡洲 | 51

沿江参差十八洲 | 54

白鹭洲中分二水 | 57

越城同样是“扼江控淮” | 59

江岸西移失鹭洲 | 62

城垣与水系 | 65

南唐建都开城濠 | 65

南唐宫城护龙河 | 68

明都新宫影响水系 | 70

扑朔迷离金川河 | 73

金川河流域细述 | 77

“人家尽枕河” | 79

明代方志中的水道桥梁 | 81

门东曾有小运河 | 83

清代中期的主要河道 | 84

城北地区的支流沟渠 | 87

城南地区的支流沟渠 | 89

“小长干接大长干” | 93

《南京地名大全》误说长干里 | 93

长干里与凤台山 | 95

小长干巷在越城北 | 96

瓦官寺的变迁 | 97

大市和横塘 | 100

- 夹淮立栅之处 | 102
- 查浦与小长干巷 | 103
- 居民区由南向北推进 | 105
- 大长干与大长干寺 | 106
- 东长干之谜 | 108
- 秦淮河两岸的新兴商业区 | 109
- 唐诗中的长干里 | 110
- 门西·门东 | 112
- 门西、门东和门里 | 112
- 长干里消解于新商业区 | 115
- 南唐金陵城“据冈阜之脊” | 116
- 十里秦淮串三门 | 117
- 门东水泽影响发展 | 120
- 南唐坊、市多在门西 | 123
- “城南十八坊” | 127
- 古代里坊的演变 | 127
- 坊名与坊门、牌坊 | 128
- 南京早期里坊的三个特点 | 130
- “城南十八坊”本指人匠坊 | 134
- 以行业得名的匠作坊 | 136
- 评事街地名的变迁 | 139
- 营、廊、市 | 140
- 明初的匠营 | 140
- 新兴的匠作营 | 142
- 以营命名成为惯例 | 143
- 从官廊到商廊 | 144
- 以市名街和以街名市 | 147

街谈·巷议 |151

元代的街巷道路 |152

明初的街市与桥梁 |154

明中期形成的街巷体系 |157

清中期街巷与新街口 |159

“金陵王气” |165

“金陵王气”的最初出处 |165

“处所具存,地有其气” |166

“五百年后”源起东晋 |168

蒋山“紫云”与“黄旗紫盖” |169

“凿方山”与秦淮河 |170

埋金传说始于唐 |171

南宋人的新解释 |174

明清的余波 |175

引言

我认识南京，是从小时候的目睹耳闻开始的。六十多年间，在南京居住、工作过的地点有十几个，从城北到城南，从城西到城东，可以说与南京的各个片区，都有过亲密接触。当然前三十年，只能说是被动感受，直到一九八〇年代，才有意识地关注、寻访南京的自然和人文胜景。其时劫后幸存的文物古迹，与早年所见，已令人生沧海桑田之叹；所幸山水脉络、城市轮廓、街区格局、建筑风貌，保存还较完整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是尚有机会亲眼看到南京古都面貌的一代人，也是对南京古都格局能有完整认识的最后一代人。

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单靠行走去了解，难免浮光掠影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古人说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必得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资料，才能领略文化现场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在解疑释惑的同时，又为现实寻访提供了新的线索。当年搜求地方文献远不如今日便利，我在足迹所到的每一个城市访淘，不拘新版旧版，不问价格高低，但有所见，志在必得。每一种新资料到手，都让我如获至宝。

这些资料中，最易引起阅读兴趣的是笔记掌故类图书。附丽于具体事物的文化延伸，易于理解也易于把握，不但广受读者欢迎，也最为写作者所偏爱。时至今日，出版社所欢迎的地方文化著作，仍不脱掌故加观感的模式。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重述掌故，即使出现偏差，与人们过去的认知不同，读者也不会计较。就像受粉丝们追捧的明星，明知那是化了浓妆的形象，可谁又会一定要看洗干净的素颜呢！于是，城市形象便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一堆五颜六色的小碎片，装入暗盒里，随手一转，就能组合出一种崭新的绚烂图案。

既然一百个人眼中可以有一百个林妹妹，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百个南京城呢。

毋庸讳言,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,也是笔记掌故的热爱者。发现一个新故事,悟得一点新领会,便兴奋不已,而且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随笔,用起来都得心应手。虽然我也注意到,有些文献记载与实地踏勘的结果大相径庭,有些地名与历史事件中的地点并非一处,尤其是不同时代、不同作者的著述中常有相互矛盾冲突之处,甚至同一著作中也会出现前后不一的混乱,但都没有深究孰是孰非。

直到十年前,我开始撰写《南京城市史》,试图借助于这些材料,拼合出各个历史时期的南京城市图景,便发现有些材料明显与其他同时代材料不能吻合。在探究某一个点位的历史沿革,按时间顺序排比相关材料时,也有些材料明显不能归入这一系列。不解决这些问题,我就无法完成工作。

可以说,大多数地方文献的作者,没有对城市作完整描述的意识。他们只是作为城市的记录员,把自己耳闻目睹的片断笔录下来,成为一种掌故。细节对于重现历史真实固然非常重要,细节消失,大架构便容易被扭曲、被伪造。掌故笔记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文体,笔记可以渗入正史,正史可以摘为笔记。但是,如果说作者看到的东​​西,尚可能是某一个特定时空的真实,其耳闻的内容便有可能出于虚构或以讹传讹。而他们转摘前人著述中自己感兴趣的东西,往往并不考虑其是否真实准确,甚至在其中掺杂自己的见解,真真假假,虚虚实实,难以分辨。后世的掌故作者同样各取所需,“一犬吠影,百犬吠声”,遂造成更大的混乱。

当我们孤立地看某一个细部、某一个节点时,这并不成为大问题,众说纷纭反而增添了趣味。可是,当我们试图作宏观的、系统的、全景式的考察时,种种矛盾冲突之处、难以自圆其说之处,便会凸显出来。这迫使我将阅读重点转向相对严谨的史志。正史杂史,方志小志,或通读或精读,不敢稍有疏漏。重要者如《建康实录》《景定建康志》《至正金陵新志》《南畿志》《金陵古今图考》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《金陵琐志八种》《首都计划》等,更是反复揣摩,探寻其间的承袭变化,比较各书的优异得失。

读书越多,就越意识到自己的不足,所以在《南京城市史》出版后,这一文献研读工作没有停止,而且范围有所扩展,进一步追根求源。同时,我也密切关注考古发现与今人的研究成果。二〇一五年我着手修订《南京城市史》,在《增订再版后记》中,写下了自己的认识:“像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,认识其发展

史,决非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。此书出版以后,一方面,是考古工作者的新发现,陆续为我们揭开了若干不解之谜;一方面,是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深入研读,使我有可能会透过前代研究者有意无意造成的迷惑,更接近于事实真相。这一回的修订,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进展。”

然而,限于体例,对于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诸多有意无意的误解与困惑,其时仍然无法深究。一些论述不便过于铺张,一些问题不能从容讨论,只能点到为止,或暂从若干说法中选择一个相对适宜的说法,以保持全书结构的统一。所以我才下决心来另写这一本《格致南京》。

“格致”一词,在近代曾被作为物理、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统称。我还是取其在传统文化中“格物致知”的本义。“格致”南京,就是为了弄清南京城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面貌,对于城市发展史上的种种“疑难杂症”,对于长期以来似是而非、以讹传讹的东西,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,尤其是影响较大的、争议较多的疑惑,尽我所能,找出符合实际的、符合常理的解说。通过揭示一度被混淆、被扭曲、被颠倒的真相,以求对南京城、南京史有更为准确与深入的认识。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之上,才可能重现南京城的历史真面与发展真相。这里所做的,就是确立真实基础的工作。

无论辨析旧论,还是提出新说,都必须有充分的依据。我的依据,如前所述,一是考古发现,以新发现的实证材料对前人未必可靠的记忆进行修正;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比勘与解读,对前人的论断重行审视与反思。简而言之,在这本书里,可以尽可能充分地列举种种不同的说法,相互驳难,并根据考古、文献、现状等各方面的证据,重新探究多种见仁见智的可能性,也尝试提出一些新的判断与推测。

这与侦破案件有点相似,首先是尽可能多方面搜集证据,然后通过排比分析,组合成证据链,借以推导出案件真相。在特定的条件下,甚至可以推演出“作案动机”。如剖析某种记述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,由此窥见改变者的心意和目的。当然,也有一些疑惑,至今仍难提出确切证据,只能根据既有材料,尽量做出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。

全书分为两大部分,第一部分讨论的主要是与城市水系相关的问题,秦淮河、运渎、潮沟、青溪、金川河等几大水系的发展变化,河上的桥梁、渡口分布,白鹭洲的位置与消失过程,南唐与明初建城对水系的影响,以及清代中期城中水

网密布的情况。第二部分讨论的是里坊街市变化情况,从最初长干里商区的产生,到门西、门东的形成,“城南十八坊”的真实内涵,明、清市场的分布与特色,街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等,以及“金陵王气”对于城市发展的实际影响。

不能说我在这里的看法,就是最后的定论,但至少对其中一些问题做出了拨乱反正的解析,对另一些问题则提出了解决的可能途径。古人有言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通过学习把握已知材料,通过思考弥补未知材料,是解决学术疑难的一种有效方法。我愿意把自己学与思的一得之见,在这里与大家分享,希望能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古都南京,能有利于当下和今后的南京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。

写这一本书,在我完全是自讨苦吃。前后一年间,一回回地重读文献,一回回地苦思冥想,一回回地推翻自己。然而,每发现一个新疑点,找出一个新证据,解决一个新问题,其乐趣也是难以言表的。更重要的是,作为一个南京公民,一个南京城市文化的研究者,一个尚能理清南京古都格局的人,我应该尽这一种责任。

人们对于历史的每一次回顾,都是一次重新建构。城市史与城市一样,并不是被保留下来的,而是在既有基础上一回回重建所成。每一个人对于城市的认识过程,都是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。如果说这一本书能有些许新意,正是因为我有机会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。

秦淮河的历史变迁

人们常说，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。说南京，就不能不说秦淮河。

秦淮河与南京两千五百年建城史息息相关，也让人有“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”的困惑。我选择的是一个小人物的一个小景点：桃叶渡。

十里秦淮从东水关入城，流经的第一个景点，就是桃叶渡。秦淮两岸的六朝胜迹，朱雀桥、邀笛步、骠骑航、麾扇渡、汝南亭、竹格渚，都已泯灭无迹，现在还能看到的，除了面目全非的乌衣巷，也只有一个桃叶渡。

说十里秦淮，不能不说桃叶渡。

桃叶渡的风波

桃叶渡有此幸运，多半是因为王献之的《桃叶歌》。

广为流传的《桃叶歌》，是这样的一首：

“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楫。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”最后一句，也作“我自来迎接”。

但《乐府诗集》中所收的《桃叶歌》另有三首：

“桃叶映红花，无风自婀娜。春花映何限，感郎独采我。”

“桃叶复桃叶，桃叶（或作“树”）连桃根。相怜两乐事，独使我殷勤（或作“缠绵”）。”

“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待橹。风波了无常，没命江南渡。”

有人分析，这四首诗歌中，一、三两首是王献之的口吻，二、四两首则是桃叶的口吻，读起来有一种唱和的韵味。不过历来都将四首统归于王献之名下，就

算是桃叶的口吻，也是王献之模仿桃叶口吻而作。这种代妻妾情人立言的玩法，在古代文人骚客中并不少见。

“渡江不用楫”、“渡江不待橹”的意思，是说江上风急，无须用（或无从用）楫、橹，巧用帆樯借助风力便可渡过。“但渡无所苦”，自是岸上的王献之在宽慰船上的桃叶。而作桃叶口吻的“风波了无常，没命江南渡”，一样是说风波，感受是大不相同的。

必须说明，桃叶渡的位置现在秦淮河北岸，而王、谢家族聚居的乌衣巷则在秦淮河南岸。南岸也有渡口，同样名传千古，即六朝秦淮四航中的骠骑航。因此可以肯定桃叶渡不是王献之迎送桃叶的地方，而只能是桃叶独自南归时登船的渡口。明知风波无常，仍要搏命南渡，尤可见出桃叶的真情。（图 001）

自此之后，桃叶渡被历代诗人吟咏不绝。然而原本至关紧要的“风波”二字，却渐渐淡出，化为桃红柳绿的“渡头春水”。这也难怪，今人身临其境，沿河两岸的风光另作别论，首先入眼的便是水面狭窄，不过一二十米，实在想象不出如何兴风作浪。

这疑问并非自今日始。早就有人将那归结为诗人的夸张，更有人怀疑当年的桃叶渡本不在此处。《隋书·五行志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，说南朝陈时，江南



图 001 清人画，桃渡寻诗

到处传唱王献之的《桃叶歌》。不久隋晋王杨广率军伐陈，在江北六合县境内的桃叶山下安营扎寨，陈朝降将任忠为隋军做向导，隋将韩擒虎遂乘南朝船只渡江，正应了歌词中的“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”。后世遂有人提出，桃叶渡应该在韩擒虎渡江处，才与《桃叶歌》中的描绘相符。清代嘉庆年间吕燕昭修《江宁府志》，竟确指桃叶渡在六合桃叶山下。

桃叶山下的渡口自然可以称桃叶渡，但王献之的桃叶渡，肯定是在秦淮河上。吕燕昭犯此错误，是因为他不了解秦淮河的历史变迁。

六朝时的秦淮河，确曾是一条波涛汹涌、风波无常的大河。

史前时期的秦淮河

在《南京城市规划志》中，可以看到一幅“史前时期古河道位置示意图”，距今两三万年前，南京地区水域的分布远远大于现代。长江东岸大致在今天的外秦淮河一线。秦淮河宽达数百米，由东南而来，在城南武定门节制闸一带入城，一支西行，在凤台山与石头山（今清凉山）之间与长江相通；一支则经淮青桥、浮桥一线北行，浩浩荡荡穿过南京城区，从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穿出，折向西北，由今金川河下游一线，在狮子山东侧进入长江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玄武湖（古桑泊）与金川河都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。其间的山丘岗地，犹如水中的小岛。

这幅“古河道位置示意图”，是一九八三年进行地质钻探，以发现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秦淮河古河道为依据绘制的。而北行的秦淮河古河道，大约在三千多年前才消失。（图 002）

直到六朝时期，长江的入海口还近在京（今镇江）、广陵（今扬州）一线。西汉枚乘在《七发》中描写广陵潮，“蹈壁冲津，穷曲随隈，逾岸出追，遇者死，当者坏”，“鸟不及飞，鱼不及回，兽不及走。纷纷翼翼，波涌云乱。荡取南山，背击北岸，覆亏丘陵，平夷西畔。险险戏戏，崩坏陂池”，虽出于文学语言，并不是凭空虚构。而在史前时期，长江的入海口肯定离南京更近，南京的一片汪洋，也就可想而知。

当然，这里提到的所有地名，那时都不存在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，借用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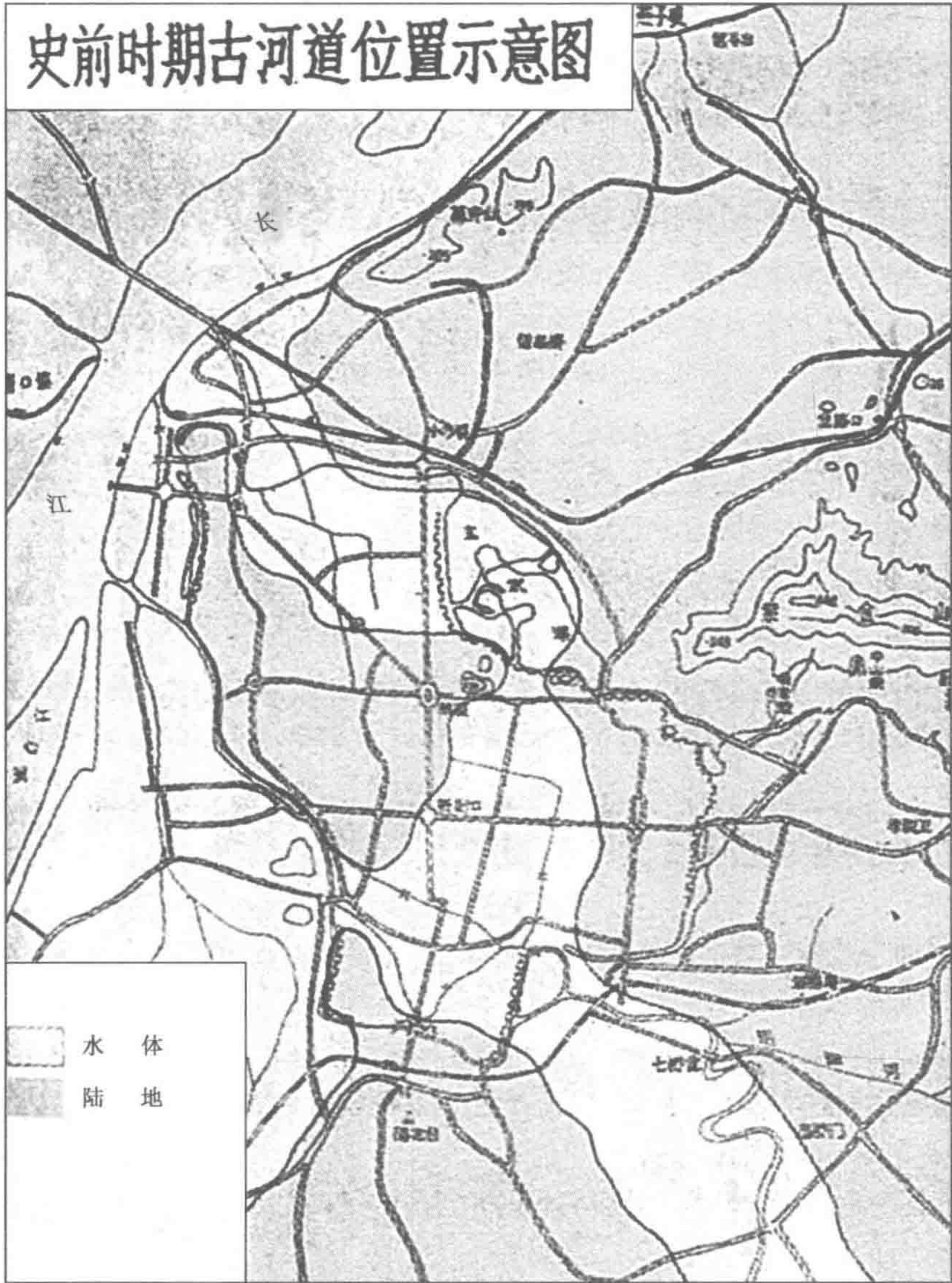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002 古河道位置示意图

后世的地名。秦淮河初称“龙藏浦”、“淮”、“淮水”、“小江”，直到唐代才始见“秦淮”之名，这里也就统称为秦淮河了。

此后，随着长江入海口东移、南京地区水位降低，水面逐渐收窄，河水冲积形成的陆地渐渐扩大。距今三千多年前，秦淮河主流在鸡笼山、覆舟山一线被阻断，山南河道消失，山北形成玄武湖和金川河流域。凤台山与石头山之间的莫愁湖一带，遂成为秦淮河的入江口，而当时莫愁湖也还是长江的一部分。此后南京地区水系以清凉山、五台山、鼓楼一线为分水岭，形成南部的秦淮河水系和北部的金川河水系。

现在的老城南部，水西门、新街口、浮桥、逸仙桥、瑞金新村、通济门一线以南，被称为秦淮河河谷平原。元孔齐《至正直记》卷四载：“尝闻金陵城中人，有于延祐间掘井，深及数丈，遇巨木阻泉，复广掘，木之两头处不得见，遂凿断出之，长二三丈，高广数尺，磨洗认之，乃香楠也。此地岂非万余载耶，乃有是木，意当时必江水也。俗所谓海变桑田，容有是乎。”孔齐的推测居然大致符合南京的地理变迁。清甘熙《白下琐言》卷三中说：“金陵地势，北高而南卑，取黄土者皆在永庆寺、五台山一带。城南土色皆黑，黄者绝少。予家穿井，下及三丈，犹见砖石，知前代为平地，日积月累，久而至此。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，岂虚语哉。《县志》亦云：贡院旁掘地数丈，犹见瓶盂之属。”这也是夫子庙到甘熙故居一带，确属河道淤积而成的一种佐证。不过甘熙没想到是砖石瓶盂沉于数丈深的河底，误以为河底是前代的平地。而城市北部，大方巷、萨家湾、兴中门一线以北，许府巷、紫竹林、四平路一线以南，被称为金川河河谷平原。按照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·芒福德的理论，城市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，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。古城南京诞生于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处，正符合这一规律。即此而言，秦淮河被誉为南京的母亲河，当之无愧。

直到新石器时期，南京地区除小山丘陵之外，多为河湖沼泽，适宜人们选择居住的，则是较为高爽的近水台地。一方面，人类生存离不开水，饮水用水，捕捞水产，农田灌溉，交通运输，都以临水而居为便利；另一方面，当时人们还无法抵御水患的威胁，只能选择洪水不易到达的高处。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出，他们往往在水畔的一级台地种植农作物，二级台地建造居宅村落。南京主城区内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遗址，是金川河流域的北阴阳营文化遗址，长约一百五十米，宽约一百米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发掘时，还高出平地约七米。由史前

考古得知,新石器时期,从鼓楼冈到鸡笼山、覆舟山,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灌木,林间生活着斑鹿、麋鹿、豪猪等多种野兽;山冈的周围,是大片的湖泊和沼泽,水中生活着鱼、蚌、龟、鳖,可供先民狩猎捕捞。而沼泽逐渐演化形成的肥沃平原,有利于农业耕作。先民们就选择了这山、水、林、原之间的一个椭圆形台地,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。

越城、金陵邑与秦淮河

春秋战国时期,吴楚相争,吴越争霸,是江南地区早期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。曾经王霸天下的吴国,终因穷兵黩武,在周元王三年(公元前四七四)被复兴的越国所灭。吴国的领土都成了越国的疆域,而南京地区则成了越国与西方楚国、北方齐国对峙的前锋。周元王四年(公元前四七三),雄心勃勃的越国,在秦淮河南岸建造越城,被认为南京建城之始。

越国人没有继续向秦淮河北岸推进,是因为当时秦淮河过于宽阔,河北岸几无人烟,又难以与南岸相呼应,缺少开拓的价值。

一百多年后,周显王三十六年(公元前三三三),因为越军攻楚,楚威王趁机兴兵伐越,杀了越王无疆,一直打到浙江(今钱塘江)北岸。战后,楚军在南京石头山上设置金陵邑,同样是作为楚国的前沿军事据点,以显示对新占有土地的控制。而金陵邑择址石头山,一方面是楚国水军沿长江往来,石头山下的天然良港便于交通;一方面,石头山恰又是北岸距秦淮河最近的制高点。楚军没有越过秦淮河深入内陆,却对石头山下游到栖霞山的沿江一线,做了一定程度的开发。这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即为原始村落较为集中的地区,又得水运交通的便利,军队的往来与驻扎,对于农产、商贸和运输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。所以后来秦始皇会在此立江乘县。

由此可见,越国和楚国,都是把宽阔的秦淮河作为前方自然屏障。越城和金陵邑的选址,都不是拍脑袋突发奇想的结果,这看似孤立的两个点,其实都与秦淮河密切相关,是基于当时地理形势和军事需要作出的明智选择。(图 003)

又一百多年后,秦始皇三十七年(公元前二一〇)冬第五次东巡,经过南京地区。后人曾编造出秦始皇欲破“金陵王气”,下令凿断“金陵长垅”以通淮